

胡竹峰专栏·南游记

风雅颂

小说世情

全富岛

西沙群岛永乐环礁的东北方向有全富岛，距离鸭公岛不远，彼此隔水相望相依。

全富岛边四周盘旋礁石，如铁桶牢牢箍住。小舟不过载了六七人，却也吃水太重，不时时时触礁石，船底“咯咯咯”如磨牙。舟中人皆有退意，不忍心小船负重如此，怕坏了船工家什。五次三番不得近前，眼睁睁看着全富岛就在眼底，惹得人心焦。性急的早就打了几次退堂鼓，高声叫喊回去吧回去吧。船公听而不闻，心性坚毅，不断改换航道，一次次与礁石周旋，硬生生一尺尺探寻水路，终于离岛近身不过几丈距离，船半寸也前行不得了，众人跳将下来，水深过了膝盖，船底顿时松浮，船公拉着缆绳，步步走近岸边，抛锚将船系得紧了。

船上有船公两人，一个掌舵，一个引路。引路人尤为不易，事先看好登陆点，航行中更需时时辨识水路，以躲避浅滩与暗礁。船工说，海水深浅不一，颜色不同，海浪也有差别，石击浪，滩回浪，浪花有异。所以引航人非熟悉海况者不能为之，古人尊其为“舟师”。船公，舟师，一公一师里有对船人的敬意与赞扬。

全富岛无一草一木，石头也少见，光净净都是沙子。沙子极细软，如粉如尘如末，几近如烟如雾，想必千百年来海水不断冲荡淘洗的缘故。不消说人影，连旧年足迹也找不到一个。索性丢掉鞋子，赤脚一遍遍走过。看着身后两行足印，潮水上来，又冲洗得无影无踪，焕然无人之境。人过留痕，雁过留声，都是贪念罢了，这日月星辰山川草木潮起潮落才管不得这么多。

绕岛慢行，偶见几块木料，大概是当年沉船的残骸，经海浪推到这沙岛上。阳光被云遮挡着，照在海里，说不出的奇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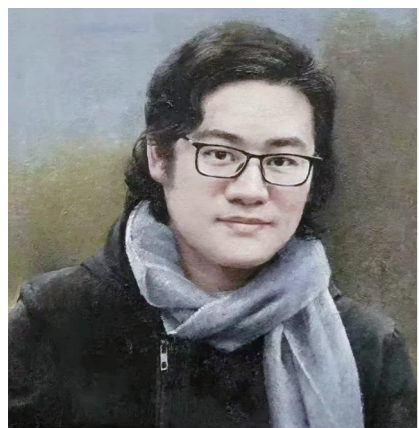
岛内有个很小的内湖，椭圆如鸡蛋，水不及一人深。早有好泳者脱去了衣裤跃然嬉戏去也，一阵翻滚泼弄，看得起兴跃跃欲试，可惜不通水性。童年时算命先生说人命带水煞，家里不让近水。

《水浒传》上张顺水性好，水底可以伏七天七夜，游行极快，浑身白肉，像白条一闪而过，所以人称“浪里白条”。李逵去江边讨鱼，拔了渔民竹筏，被张顺在水里揪住，提起来，纳下去，浸得眼白，金圣叹夹批说：铁牛遂作水牛，奇文绝倒。少年时候读《水浒传》，最不喜欢李逵大板斧，不是杀得兴起，就是见人就砍，更专朝人多处砍去。见他在张顺手下吃老大的亏，又解恨又解气。

岛上观海，况味与岸上不同，景致也不像在大船小舟上坐游。全富岛长不及一里，宽两百米有余，高约三三两尺，人处岛上仿佛身在海中，四面八方的海水一遍遍涌来，拍打在礁石上，溅得一身透湿。

岛边有礁石露出水面，忍不住走上前，礁石生得许多海藻，滑溜溜难稳脚跟。礁石玲珑，清瘦奇崛挺挺，在海水中浸泡几千年，各得形态，边沿颇为粗粝。小心翼翼地站着，海水不知疲倦地一遍遍泼过脚踝。四周海水清澈、透明，海底沙石游鱼历历在目，与鸭公岛景象略有不同。

下岛返回，傍晚时分，潮水涨高了一些，船底还是不免触礁好几回。回到大船，翻检小舟，舱板有好几处裂纹。



胡竹峰，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五卷本“胡竹峰作品”，《中国文章》《民国的腔调》《雪下了一夜》《惜字亭下》《黑老虎集》等作品集三十余种。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丁玲文学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刘勰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滇池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

天柱石语(节选)

舒寒冰

第一章 造物的真相

一
故事发生在亘古之前
地球在宇宙中孤独地旅行
那一夜，风起星河月涌大荒

二
满山石头会说话
讲述沧海桑田的往事
泄露了光阴的算法
也泄露地球的密码

三
那一刻，山崩地裂
无数大石头吼叫着
嘶喊着、喘息着、捶打着
尖叫着、哭着、嚷着
带着绝望与不甘
翻滚而下
相互推搡、狂堆乱叠
垒成无数奇洞幽穴秘谷危峡

四
大石累累
若奔浪滚滚群兽下山
依然保留着亿万年前
造山运动时的凌厉与惨烈

五
石浪仍在奔涌
发出轻微的喘息
如夜兽叫春
星光勾兑晨光
黏合危岩绝壁无数的裂隙

六
终于，石头熄灭全身火焰
又经过亿万年风雕云磨
铅华褪尽
只留下圆融的硬骨头
啊，时光舍利！

七
欲奔，欲逃，欲坠，欲飞
风扶摇承之。
不敢高声语
凡夫鼻息会破坏石头之间
微妙而危险的平衡

再次引发美的崩塌。
八
或拔地而起孤峰傲立
或削崖雕石群峰联袂
危岩绝壁兮玉山将崩
骨骼清奇兮风神独秀

九
炼丹湖是挂在天柱山胸前
一枚翡翠
月亮的小眼泪
太阳的心绞痛
风起松影之末
揉碎十万星辰

十
以风雨为刀
千凿万削
去掉多余的部分
成就天柱山绝代芳华
最难雕刻是烟云
时光魔术师束手无策
一声长叹
满山氤氲

十一
云锦杜鹃是天柱艳后
风情万种又超凡脱俗
她用绝对的美
统治石头内心的闪电
和天空脸颊的羞赧
半片朝阳
是她梳妆的镜子

十二
流云飞雾如千军走马
天柱峰若隐若现
俄而红光加冕
俄而银袍加身
俄而羞赧少女
俄而冷面郎君
纵有横河沙数的妙喻
无法摹其形神于万一

十三
天柱何瑰丽
永恒一瞬间
三百六十度
八万四千颜

十四
登临天柱绝顶
笑看天下风云
触摸星辰大海
畅饮万古风月

第二章 石头说法

一
我看石头时
它长出人脸
我沉默不语
它开口说法

二
每一块禅定的石头
都有眼耳鼻舌身意
僧璨和尚
一块解缚的顽石
溜到人间说法去了

三
不是风动
不是云动
是石头心动

四
人是行走的石头
石头是打坐的人
松是隐居的云
云是流浪的松

五
云中打坐
佛光
天柱峰出窍的灵魂！

六
狂石隐大岭
聚散白云边
金刚化般若
圆融赛圣贤

七
晨光催化，两座山
从因果中被慢慢解析出来
像一对情侣
互相指认，联袂起舞

八
风大吼
吹散因果
乱云飞渡

九
南东北西各不同
一山潜立万山中
三十二相观天柱
暮雨朝云四季风



秋色
汤青摄

灯月闲话

那些吃错药的文人

刘绍义

前几日看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面说翰林院编修卢受渔患了寒疾，服用人参后立卒。没想到人参这样的补益药，也能给人带来杀身之祸。可见“是药三分毒”这句俗语，放到哪里都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了。

其实，稍有中医知识者都知道，如果脾胃湿热者，经常服用党参、人参、黄芪、鹿茸等补益药，会使脾胃湿热加剧。正像《如是我闻二》中纪晓岚反问的一样：“肾肝虚与阴虚，而补以参，庸有济乎？”

但在古代文人中，由于主观原因，吃错药的还真不少。就拿宋代理学家朱熹来说吧，晚年只是患了一个脚气病，让医士张修之给他诊治后，不但脚气病没治好，反而把小命治丢了，真是得不偿失了。

细看清代学者陆以澐的《冷庐医话》，才知道张修之在治疗朱熹脚气病时，有点顾此失彼了。张修之屡用攻伐之剂、破积之药，只顾及病人患脚气后出现的胸膈胀满、下肢肿痛的实证，而忽视了年高之人体虚阳虚，致使朱老夫子最后腹泻不止，阴脱阳绝而丧生。

陆以澐在谈到苏东坡之死时也说到，孟浪用药，误用补剂，是导致其病症不能治的根本原因。苏东坡因感受暑湿之邪，复又饮冷而致暴泻不止，此时不宜用黄芪、黄芪性温味甘，补气升阳，用于脾肺气虚或中气下陷所致的泄泻才对症。而苏东坡外感暑湿之邪，饮冷内伤脾

胃，属实证而非虚证，用黄芪不对症，有“闭门助邪”之虞了。所以苏东坡才出现腹胀发热、牙龈出血的变症。这个时候又给他服用人参、麦冬等补益药，不但贻误了病机，而且火上浇油，苏东坡不死才怪哩。

如果说卢受渔、朱熹、苏东坡都是因为医生的失误造成他们命丧黄泉，那韩愈和元稹两个人就有点自投罗网了。这两个大文人也想学皇帝长生不老，吃起了什么丹石、秋石，结果两人不但没有长生，而且有点早逝了，一个活了56岁，一个活了52岁。真是可惜之极。

据史料记载，韩愈的确死于“风疾”，就是我们如今说的“中风”，究其原因，正是他长期服用丹石中的硫磺所致。硫磺具有补肾壮阳、益火生元之功，故为历代养生学家所青睐，但他们哪里知道，硫磺中的有毒物质二氧化硫，对人体是非常有害的，长期服用，贻害无穷。与之大同小异，元稹服用的秋石主要是由人尿、秋露水、石膏组成，过量服用，就会求福得祸了。

当然，本想延年益寿却误入歧途的文人并不仅仅是韩愈和元稹两个，这我们从元稹的好友白居易的诗里都能看得出来。白居易在《思归》诗里说：“退之服硫黄，一病论不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棉。或疾或暴天，悉不过中年。唯予不服食，老命反延。”诗里说的不但有韩愈、元稹，还有杜牧、崔云亭等人。

我絮叨这些，就是要我们千万不要乱吃补药，就是患病吃药时，也一定要对症下药，不然不但事与愿违，还会加重病情。哪怕是急症，在采取自我保护的措施时，也应该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切不可盲目从事。要知道，世上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即使是补药，也是如此，不能盲目嗜服。清代医学大家徐大椿说得对：“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也。”

野人寨的梅花绽放的时候，野人寨就成了梅寨、梅的天下。野人寨的梅，朵儿大，瓣儿肥，一片片，一层层，围着梅蕊有序叠放，似要将梅蕊紧紧护住。梅蕊却不甘受保护，长长的蕊须伸出来，仿佛随时准备给那些对梅朵儿不怀好意的虫子致命一击。

天气晴好。时令刚到春，阳光里就满是春的味道、梅的味道。莫团长走下野人寨，步履无力——五十岁不到的人，看上去尽显老态。这两年，他遭遇的打击太多太大，先是两个儿子与日寇鏖战蓝天，歼灭敌机数架，先后殉国；年前，在收复县城的战斗中，由他带大、不是儿子胜似儿子的三楞子牺牲。要不是野人寨寨主桂义山的潜心调护，他哪里还能活到现在？现在，战友们早已转战别处，留他一个光杆团长在野人寨养病。

留在野人寨也好，不是因为可以赏梅，是只要身体允许就可以来看看三楞子和战友们。

莫团长走过一座座坟堆，看一个木板上的名字就叫一声。叫一声，那人就不知怎么立在了面前，一张张年轻的脸，和他嘻嘻哈哈说笑。莫团长常常想生气，想骂他们目无长官，自己却笑起来。走到三楞子面前，莫团长坐到那块石头上，拔起那块才一尺半长的木板。三楞子一下子跳到木板上，张开嘴，明明叫“爹”的口型，发出来的却是“团长”。莫团长瞪起眼，要纠正他，他却突然面孔模糊。莫团长定睛看，木板上只是“莫三能”三字，是桂寨主手书的，已被雨雪浸濡模糊。

桂寨主拄着拐杖走来。那么一个机灵的三楞子，说没就没了，给他的打击也大；为莫团长求医问药、悉心调理，也让他身心消耗过大。桂寨主坐到另一块石头上，掏出袖间的书：“三能子，我给你读书来了，听好咯：不分南北，无问族群；离家别业，毅然从军。杀敌驱寇，奋不顾身；惊天动地，感泣鬼神……”

“老寨主，你看，字都模糊了——才两个月啊。”莫团长将小木板递过来，双目茫然地看向一株红艳艳的梅花。

桂寨主手捧小木板，目光摩挲半天，轻声一叹：“应该勒石！贵团、贵师，所有长眠我大别山十三县的儿郎，理当勒石留芳，万代祭奠。然而，我野人寨，有心无力啊。”

“几个月来，野人寨被我们掏空了，老寨主不要自责。”莫团长拿过小木板，双手端端正正地插回原处，“此事浩大，仅凭你我，做不了。我们当从大处着眼……”

又是梅香满寨的季节，一座公墓在野人寨万株梅林里建成。公墓面对浩浩潜水河，背倚巍巍天柱山，紧邻千年古寺三祖寺，方位优越，风景绝佳。墓里安葬着从周边十三县迎来的985名英烈遗骨，他们生前全部是莫团长所在的176师战士。莫团长身体已经恢复，公墓一成，他就迫不及待地奔去战场。桂寨主一个人来不了，只能由小孙子陪着——为建造这座墓，他和莫团长上下奔走，公私募集，如今墓起，他的身子却垮了。

“立儿，墓上是什么啊？”桂寨主眼睛昏花，连几步之外的几个孩子都看不清。当明白是孩子们在墓上和碑上打闹时，他急得将拐杖在地上狠狠敲击：“这里不能玩！快下来！快下来！”孩子们说笑着跳下走开，却不停地回头看，意犹未尽。

“这样不行啊，得有人守护。”桂寨主一手撑杖，一手在墓碑上轻轻抚摸，“谁来护啊……”

“想我儿郎，取义成仁；今兹上下，恭敬起坟。青山有幸，埋我忠魂；浩然大气，万世长存……”是小孙子在读书，读给三楞子和他的战友们听。桂寨主几天前带他过来，对他说：“立儿，这里面的很多哥哥，特别是三楞子哥哥，最喜欢读书，也喜欢听爷爷读书。但爷爷现在老了，读不了了，你以后要经常来，读书给三楞子哥哥他们听。”立儿才七岁，读书声还很不清楚，但每次来，都坐在墓旁，有模有样地读。

“当——当——”三祖寺的钟声缓缓响起。墓园里一片寂静，远近的梅林静肃，似在专心听讲。桂寨主突然激动起来：“建一座学校，由世世代代的师生陪伴英烈，守护陵墓。学校把无书可读的孩子收进来，教他们读书，长本领，固我……”

不多时，学校建起，取名景忠，“敬仰忠烈”的意思。而景忠中学，便是今日的野寨中学。

